

杨凯麟 著

祖父的六抽小柜 与老东西 相处的真实感动

一只上了锁的多格小柜
让许多老灵魂重聚一堂
封存在老物件里的
是最地道的祖辈记忆
让人回味再三的风土人情

祖父的 六抽小柜

杨凯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父的六抽小柜 / 杨凯麟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922-2

I. ①祖…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437号

策划编辑 文 青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张 娜



世纪文景

祖父的六抽小柜

杨凯麟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5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7,000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922-2 / I · 1198

定 价 45.00 元

本书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正式授权，同意经外图（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目录

- 1 推荐序一：一种少年同伴的时光冒险邀请·骆以军
- 9 推荐序二：游牧与放逐·郑颖
- 12 自序：民艺这条路·杨凯麟

在老厝里

- 18 菜橱与饭斗架
- 21 方凳
- 23 灶椅
- 25 六抽小柜
- 28 红眠床与和室桌
- 32 樟木箱
- 34 镜台
- 37 风狮爷
- 40 剑狮
- 43 鸦片炉
- 46 八音钟与小鱼盘
- 49 小铁狮
- 51 魁星踢斗
- 55 花柴
- 58 茄冬入石柳插角
- 61 瓜筒
- 64 金炼成陶瓮
- 67 石臼与猪槽
- 70 ·要收藏，就不要忌讳

在柑仔店里

- 74 玻璃橱
- 80 烟酒橱
- 84 米柜
- 86 掌柜桌
- 89 钱柜
- 91 小木柜
- 95 杂什担
- 97 老招牌
- 100 玻璃糖罐与花瓶
- 103 牛奶灯
- 105 新力宝宝与Q比娃娃
- 107 外送提盒
- 110 糕饼模与粿印

在寺庙里

- 116 囤仔神
- 119 观音缘
- 122 送子观音
- 124 广泽尊王
- 127 土地公
- 130 虎爷
- 133 憨番会社·一
- 136 憨番会社·二
- 140 憨番会社·三
- 142 憨番会社·四
- 144 神龕
- 147 倒吊花篮
- 150 花鸟插角
- 153 鳌鱼
- 157 狮座
- 162 石狮
- 165 汤盘
- 168 大鼓
- 171 庙门

在医馆里

- 176 医生椅与小圆凳
- 179 候诊椅
- 184 书桌与书橱
- 188 波普风沙发
- 191 孔雀椅
- 195 火钵
- 198 ·医馆民艺物语

- 201 后记：因为相知，所以懂得

推荐序一：

一种少年同伴的时光冒险邀请

骆以军（小说家）

“那是一趟从巴黎飞回香港的十几小时航程，当时是半夜两三点，那天恰是中秋吧。整架飞机四五百人全在一个一万英尺高空被包裹起来的静止之梦里匀静地熟睡着。从他身旁的舷窗下眺，恰可看到这架飞机左翼延展出去，两只巨大喷射涡轮的金属翅膀。虽然透过隔音舱隐约仍可听见引擎的背景声。但那像是森林之夜里，风吹奏着群树。一切如此安静。

“从某一个梦中醒来，他被舷窗外的光辉场景所惊吓，飞机机翼，像浸在某种薄荷调酒中的薄冰，一整片晕染着一种如梦似幻的青色，边沿则镶着一条非常耀眼的银色。在他们下方，是一整片云海，并没有平日自飞机上所见云层上的世界那些城堡状，或鱼鳞状的参差……而像宁静的大海，整片延伸到没有尽头的远方，重点是那一整片无边无际的云之海，也全笼罩在一种青色的冷光里。时间像静止了。他们的飞机，似乎不动地悬浮在这一片非人间景象的积云层上方一点点处。他那时想到宫崎骏的《红猪》。

“‘我是不是死了？这是不是死后的世界？’

“那时他们的飞机应是在莫斯科以东几百公里的高空上。在云层下面的小镇、人家、农村，所有的人都正在熟睡中吧？

“他把脸颊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想找出这一片梦境般的光世界的光源。然后他看到从飞机的后侧，妈啊好大一枚月亮，不，该说是月球，大得像科幻电影中从土星地表仰望它巨大的泰坦卫星。或者是，真的像村上写的，此刻有两枚月

亮也不足为奇了。你觉得月球那么贴近要挨上（奇怪他脑海浮现的是像磁悬浮列车靠站那样微晃的‘轻触’两个字）地球了。这么大，这么近，应该可以看见月表的火山丘、峡谷、陨石或沙漠……但那只是一轮大到不可思议、辉煌的银烙饼。”

真美，我说。

不，更美的在后面。

他说，后来不知过了多久，飞机飞离那片影青瓷颜色的云海。但月光仍何其皎洁，你可以看见下方地表上葱葱郁郁，像苔藓或浮潜时看见的款款涌动海葵。奇怪望去是一片黑影，却被那月光映照得像中国山水画墨色分明，充满着视觉细节的变化。某一刻，他突然感到眼皮下，闪过一瞬光爆。嚓。几乎百分之一秒，非常亮但非常短的一道闪电。

他原想是否是下方的城市在放烟火，但这个时间（深夜两三点）不可能。或是公路弯道恰好朝上方照射的车子远光灯。但不可能。这样的高度，一万多英尺的远距，不可能还有那样的亮度。过了十几秒，那个一瞬闪光又一亮即灭。那到底是什么？他把额头贴紧舷窗，非常认真往下界看。（也许是幽浮？）

你猜我看到什么？

他说，原来是一条蜿蜒的河流，穿过森林时被树影遮蔽了，偶尔一个小弯恰和飞机的航向平行时，辉煌银白的月光被十分之一秒的河面反射上来，像美女的晚礼服肩带在无人知晓的神秘一瞬，滑落又被抓回，那闪爆即黯灭的（一截粉臂？或一抹酥胸？）光华偏偏被你瞄见了。

之后，那梦的时刻出现了。下方的地表突然出现一片森林植被光秃的空旷地，而河道在此散成一小股一小股网状渠道，像搓开的麻花，这时天啊，那月光的银辉在下面，像积体电路板上的电流传导，数十条银蛇在迷宫窜走，又像颠倒过来的世界，仿佛地面是夜空，骤然一阵树枝状的骇丽闪电。

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他便看到那团网状渠道汇聚成的一个湖泊，一枚银色的月亮亦妖亦仙地浸在里头。不可能！隔得那么远。他发现自己脸颊流下冰凉的一道泪。

我看到了神的视觉才能看到的美丽景观。

其实，那时飞机内一些人陆续醒来，各自头上的小阅读灯一盏盏交错点亮，

像溪畔草丛里的萤火虫。开始有人跟空姐要泡面。你知道在那封密空间里，泡面热腾腾的烟气最带有一种暴力的感染。马上四面八方都是那窸窸窣窣吸食软面条的声音，那肉臊包油渣在滚水中泡开的浓郁香味。许多人排队在那小折叠铝门厕所外的暗影，里面人打开门时还听见真空抽吸马桶咽喉那呼喇一声巨响，将粪便或卫生纸攫吞而去。他说，我真是不敢相信：在我们的下方，周遭，是一片美如梦境的月光海；但在这个一万英尺高空的飘浮金属舱内，却像是一个泄殖腔充满了人类吞咽咀嚼和排泄的声音和气味。

以上这段文字（或画面，或一难以言喻在里在外在上在下的妖仙幻境），是某一次我在凯麟那堆满古物之物的时间之屋里，像被魔法师用他那万花筒写轮眼盯住的平庸之人，听他描述那极限光焰一闪即灭的绝美。事实上，我回家之后，只要努力回想，尽量一字不漏记录下他说的每一细节，出来后就是一段我小说里最乖异、凄清、艳绝的段落。他家族祖父辈的故事；他曾撞见的大自然的异景；年轻时某一个美丽女孩那光雾模糊的宿舍；忧郁时光那像深水下闭气泅泳的经验……

凯麟是个不断把“观看”这件事，在虚空抽象界翻剥再翻剥，将“所有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另一维度飘浮、释放、缠舞，这样的一个说故事者。某些时刻，我觉得他在透过描述一个逝去之物（或景、或人），传授我“如何看”的技艺。

多格柜是祖父的，小时候我常在他房间里轮番打开每格抽屉，希望能有惊喜。当然，抽屉里的东西从不曾改变，是老人弃置遗忘的陈年药包，年代久远不知为什么被收起来的各式纸条，早已停摆废弃却舍不得丢掉的旅行用闹钟，一大把不知年代的日本镍币，放大镜与老花眼镜等被世界遗忘的杂什。

凯麟的这些收藏物的照片和充满灵光的文字，很难不让人想起张岱的《陶庵梦忆》，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艾柯的《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一种失落之物的搜寻淘回，堆叠成另一个神灵的、鬼魂的世界。

本雅明讲到卡夫卡的世界，“音乐和歌声是逃遁的一种表达，或至少是一种

‘抵押’。希望的这种抵押，我们得之于那个既未成形又琐碎，既给人慰藉又幼稚可笑的中间世界，而助手们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当然此处我难免附会凯麟这本书中，那作为“抵押”的昔时之物，或透过不在场的这些“物在人亡”的某种古老灵魂（或台湾老一辈人噤语的无意义凋萎审美教养之花瓣）的表达，一些卡夫卡式从“中间世界”穿透过来作为信使的“助手”，是这些他笔下深情款款的收古董的老人：兴仔、春仔、徐仔、小马、谢桑、阿海……

恰好本雅明在论及卡夫卡的这一段落后，提到“有一张卡夫卡小时候的照片”：

“那双无比忧伤的眼睛看着眼前摆好的风景，一只支棱着的大耳朵聆听着这风景。”

他提到卡夫卡“托付别人销毁自己的遗作”，“卡夫卡活着的每天都得面对难解的行为方式和含混不清的宣告，他可能想在临终时，以牙还牙地至少报复一下他的同时代人。”

这还是让我想到凯麟那一屋子堆满遮蔽通道、鬼影幢幢的古代之物：古代屠户之吊钩，几十尊睁眼或闭目之石佛头，扛庙基座的“憨番”、剑狮，在深夜让我这样的访客起鸡皮疙瘩的机械钟从死荫之境传来的当当自响，厕所里漂着浮萍的磨石猪槽……

我好几个夜晚待在他的这个各自禁锢了不只是消逝的古代工艺，且消逝的那紊乱了时钟的孤立之物的所在，它们原本是栩栩如生展开的一幅“东京梦华录”、“陶庵梦忆”、“清明上河图”……但那是一个被卡夫卡式的助手们变装的贩仔^❶们，从台湾各处近乎超现实的“恶土”、荒原砾地颓毁老屋中被掏挖出来的“消失的、已不存在的场所”。

祖父六抽小柜上那只早已停掉的古怪自走钟，被交给一位专调古董表的老钟表师傅，老师傅修好了它。

“回家后我旋紧闹钟发条，仔细地将钟面外围包覆的铜圈擦上油，放在桌上时便能听到钟壳里传来强劲响亮的机械滴答声，好不吵人。几个小时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祖父去世了，享年九十七岁。”

❶ 贩仔，闽南语，音huán à，意为小贩，做小买卖的人。

那原本停掉了几十年的一只祖父的闹钟，在他手中（经过那老钟表师傅）又像一颗心脏，“好不吵人”地强劲响亮地跳动着。但同一时刻，祖父去世了。

很难想像凯麟如何“不展开”地、孤自静谧地进行这些“无法拥有其过往时光再现”但又搜寻它们、观看它们的行为，在描述中连接起乍看淡定不扰、仿佛国际日期变更线两端的“词”与“物”。看一段凯麟在论福柯之“越界”（书写几乎就等同犯禁）、一种“文学的布置”之文字：

……然而另一方面，书写却吊诡地等同于一种内在性褶曲，文学在此较不是字词或句法的暴力逾越，较不是语言平面上制造的噪音或喧嚣，而是对文本狡狴无比的层叠操弄，一再致使既有作品翻覆、转向与增生质变。其中，福楼拜与博尔赫斯是这种褶曲书写的佼佼者，而十七世纪的塞万提斯则为其先驱。这些被福柯所一再援引并分析的作者并不只是透过书写来表达某种博学或见识……因为他们所曾从事的事业进一步展现了一种仅诞生于知识空间的致命诱惑，究极而言，“书便是诱惑的场所”……

事实上，我几年前与凯麟相识，有缘结为少数同龄人能将内心极幽微隐蔽之“褶曲”，“暗影”，“难以被定型的、‘前于书写’的、尚未受精着床之故事糊团”，与之长夜漫谈的知交，进而内心视他为师（另一位我视为师之良友为黄锦树）。如此说或令凯麟尴尬，显得作态，事实上十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们为师（不论是严肃的知识，或某种戏剧化如“福尔摩斯和华生”；《玫瑰的名字》里那博学的怀疑论导师和那年轻修士；甚至是《雅各和他的主人》中一种嬉耍、漫聊，但同时启蒙的冒险旅途），然而我始终没做好知识与教养的准备。但我回想，那许多个夜晚，其实他是在展开一个“诱惑的场所”——多年前一个密室里光影朦暖的一个女孩所有牵动无限光影缭乱的印象派表情；一个黄昏他独自坐在比萨斜塔上（管理员已在赶游客）突然哀恸怀念他九十岁的哲学启蒙老师，与自己郁闷地掉入“第二主义”的人生；某一场家族葬礼后的合照，其中一位表姐夫那完全和这张照片飘离开来不在其中的脸；高铁上某一个邻座熟睡女孩那像川端《睡美人》不可思议如妖幻蕈菇暴长而出的翻涌多层次芬芳将他整个包裹、痛

击；少年时长期困于忧郁症，某次被叔叔骑机车载于后座，经过夜间城隍庙那投影灯烛下门神凶恶之脸，他觉得自己在一个恍惚之梦中死去，后来的这个是他另一个他……

我总在他那些膨胀着时光幽灵之“繁”与“重”、长期狰狞，但一眨眼只是木头暗色、矿彩、金漆的层层堆叠的古董橱柜、佛像、灶椅等的“物之阵”中，被他那些故事迷惑得不知如何是好，慢慢才理解那或如他说福柯的“即使文学（语言）已因越界练习而彻底空无……重点是被褶曲之物则是其经过的痕迹”。那些故事、触觉、味觉、光影、丑怪而难堪的暴力密室里所有人愕然被琥珀凝固的姿态样貌，美好的感伤的、一个之后即使google也搜寻不到她的名字、自人间蒸发的女孩……关于性的一条记忆走廊，那些老人无言地谈判交易着那些随他们一起进入“死时光”的旧坏之物，那些诊所长椅、柑仔店^❶玻璃橱……对我这样一个外省孩子，一个胡人（蛮族）而言，那样的中年哀乐唏嘘说听故事，其实是一个被他的“褶曲”无限打开、暂时又不那么空无（因为有那些古董“物自身”的时光尊严）的语言折返，形成一种赠予我的“台湾”（或不应用这个杂驳考古层面的地理名词，而应说，他那神隐的祖父）的启蒙。一种少年同伴的时光冒险邀请。他像个孤儿，打开他自己亦弄乱了整叠迷宫地图的他的“单向街”、“拱廊街”，无法将那些残骸、碎块拼缀回一幅文明街景的“千重台”、“根茎”、“多重镜像”与“异托邦”。

凯麟的这一系列文字，特别让我想起我爱的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一个短篇（可能是他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肉桂色铺子”。故事大约是在一个冬夜，这个少年跟着他的父亲（无精打采、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去一座剧院，原本该是一场展开巨幅幕布虚幻辉煌的演出，这时这个父亲却发现自己把装着钱和极端重要文件的提包落在家里了。

于是非常奇怪的，父亲派这小男孩独自跑回家拿那只提包。问题是，舒尔茨这样写着：

❶ 柑仔店，闽南语，意为杂货铺。

在这样的夜晚打发一个小男孩执行一件紧迫而重要的差事真是太欠考虑了，因为在这种若明若暗的光亮中，街道似乎在成倍地繁殖，纵横交错，很容易让人迷失。

小男孩穿过一片城边缘的“肉桂色铺子”：

这些其实挺气派的铺子晚上都开得很迟，从来都是我最心仪的目标。光线很晦暗，阴沉而肃穆的店堂里弥漫着油漆和香火的气息……你可以见识到孟加拉灯、魔盒、早被遗忘的那些国家的邮票、中国剪纸、靛青颜料、来自马拉巴尔的假珠宝、异国的昆虫、鸚鵡、石嘴鸟的蛋、活的蝶螈和蜥蜴、曼德拉草根、从纽伦堡过来的机械玩具、双筒望远镜……特别是，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稀罕少见的书籍，以及有着让人惊讶的版画和奇妙故事的对开本老册子。

小男孩且以他的视角，回忆“那些态度矜持、老态龙钟的老板在服侍顾客的样子。他们眼睛低垂、态度肃默”……这篇小说最奇怪之处，在于这个小男孩穿过那“肉桂色铺子”后，似乎迷路（但欢欣好奇）在一片夜间的梦游世界，“天空上布满了银色的鳞片”，他穿过小学校园“有种难以言传魅力的夜间绘画课”，他骑上了一匹受伤的马，穿过父亲、老人们皆不在场的“同一个名字但另一次元的那座城市”，最后那匹马变得愈来愈小，变成一个木制的玩具。

小说的结尾，这小男孩竟说：“我完全不把父亲的提包放在心上。父亲经常沉迷在自己的各种怪癖中，此刻大概已经忘掉了那个丢失的提包。至于母亲，我不必太在乎。”

本雅明在描述到杜米埃的石版画中那一长串的艺术爱好者、商人、绘画欣赏者及雕塑鉴赏者，提到“这些人物，都是高高的、瘦瘦的、目光像火舌一般灼人……这些人就是古代大师作品里的淘金者、巫师和吝啬鬼的后代……正如炼金师将他的‘低级’愿望——炼出金子——与对化学药物的钻研结合在一起……在这些药物中，星星和元素相融会，表现为精神性的人的画面，收藏家在满足‘占有’这一‘低级’愿望的同时，从事着对一种艺术的钻研……在这种艺术的创造中，生产力和大众相融会，表现了历史性的人的画面。”

我想这是凯麟这本书里，那些桧木多格柜、医生椅、机械钟、烟酒橱、红眠床、镜台……那私密、疯魔却又抑敛的收藏者的“艾蜜莉的异想世界”（《天使爱美丽》），他穿梭、重建，以小男孩的形貌，迷路在那一条“昨日之街”、“单向街”的时光布置道具、可以建构成一格一格不存在的柑仔店、老医生的诊所、古厝、庙宇……那些光阴的层层叠影和细缝。

他在细细描述那些菜橱、烟酒橱、柑仔店橱时的抓耳挠腮、喜不自胜，真是让我这外行人亦被那如普鲁斯特写玛德莲糕而召唤之时光仿佛可抚触之细粉、历历如绘之运动镜头下的观看所魅惑。那种不断累聚，不断在那些橱柜的漆色、抽屉、凸檐、骨架嵌以之几何纹路……一种词与物的“繁”，而使审美或灵视的脑中突触被不断电击、颠倒梦幻，乃至明明看去仿佛冲淡节制的文字，各篇读完却有一种过度（美感或物件史对照记的繁复心灵活动）激爽之虚疲与怅惘。

一种物之哀。“橱犹如此，人亦何堪？”一种群鬼憩息、挨挤在我们身边听漫漫长夜之聊。像是那个小男孩，原来要去寻回父亲遗忘的“身份”（或懵懂可以证明其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面孔模糊的时代）之文件，但却在“肉桂色店铺”那暗影幢幢、神秘、暗金细致、沉积了时光醇度的审美——“细节的细节”——之晕眩中迷路，那种时光孤儿的悲哀后面，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自由和欢乐的反差。

祝福凯麟这本书。

推荐序二：

游牧与放逐

郑颖

有一次，在“兔子听音乐”外头的露天咖啡座，凯麟拿出甫从巴黎带回的纸袋，魔术般细撮起纤长手指，凝空作势如将法国面包切片，抹上杏子酱、鹅肝酱、盐之花。苦楝树一时似被挪到了香榭大道，他的面容在光影细缝间波光粼流起来。怎么会呢！这个身受严谨法国哲学训练的，和那个在台湾乡间民居拾物的，是同一人么？是啊，是的。咖啡冷去后，话语如旧，我们唏嘘着，那沿街是古董文物的年代不再！如两个古董贩子，感叹追忆似水流年，那黄金灿灿的天宝遗事！

就地游牧，是为放逐？或栖息？

这无疑是一册真实不虚的繁华过眼录了。灵光一刹驻停于此、签写入册的，不仅仅是凯麟轻描淡写的疼惜心情；这悟言一室之内的怀抱，正是文人体物写志的大传统：一部繁如星斗写物史。迢远时间之河彼岸的，有明人张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婬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苦活执笔，嬉笑戏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虽言砂罐锡注、鹦哥祖母，其实掩映着《石匱书》的黍离之痛。

鲁迅、周作人，堪称上世纪初中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兄弟档。后者曾说自己的闲适文章与正经文章，像是“绅士鬼”与“流氓鬼”的交替峥嵘，也像隐士与叛徒的异曲。这两组名称标签，似乎更适合拿来对照此兄弟二人作品与行事的迥

差风格。兄弟失和、“闭门读书论”后，周作人更加纯粹地倒向美文书写，与鲁迅分道扬镳。《看云集》里，从金鱼、虱子到苋菜梗，无一不闲适冲淡。“卢沟桥事变”后，知堂滞留北平，国难声中趋附汪伪，此汉奸之行如铅块拉扯着他往恶名颓坠的同时，鲁迅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文学图像。战斗与闲适，两人的形象与评价，天差地别远在天平的两端。然而，鲁迅日记里皇皇大观的收藏记录，直是一本现代《长物志》。某种迷恋细节、恋物的本质，丝毫不逊周作人式的“草木虫鱼”的蕴藉温情。铁血匕首的背面，鲁迅在汉砖瓦当、古币陶瓷、木刻版画等“物”上，特别显出古老中国的晕黄韵泽。周作人亦同，常年日记的习惯，始于一八九八年，直到《知堂回想录》，长达六十三年。日记记事，本是常态，他的日记则不只记事，尤其着墨记“物”、记玩古董拾芝麻的闲事。借由负荷情感内容的“物”，我们似乎寻得某种密码，通往他们掩饰在新文学身份底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美学密室。

一九四八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文中指沈为“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在一连串的打击与威胁下，沈从文陷入极大的恐惧忧郁，如乱石打下各类反扑与反击，将他带到如地狱般的恐怖之境，其骚乱躁郁叠叠层层，如幢幢黑影。翌年，沈从文封笔，告别了以《边城》闻名的小说家身份。大难之后，沈从文重入湘南，橹桨的啾呀声与船歌、长河的水重新抚慰他，他写道：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在黄昏的薄暮中，他写下如上文字。是启发，也是暗示，他找到重入人世的路径。曾经，他为文学来到北京；失去了文学创作，他的原乡仍在，那是古老文化与艺术的、绝对美丽的所在。如何重新活着，他找到心里另一个“故乡”，像湘水一般在他心里汨汨流动且源源不绝的，他心内的“故乡”。看似断裂的“全景幻灯”，画面跳开，它是下一张图片出现前的空格：黑暗、无助、光彩远去、声音哑黯。但，阒夜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其温和线条，素雅质感仍在，仍静置安在。下一张画面出现，白描添上工笔设色，沈从文的文物书写带来他生命的

另一段风华。正如他生前未见发表的遗作“抽象的抒情”写道：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

论物写物，或是繁错人世的遁逃之所，或是救赎？时代的烟硝火气毕竟柔和成织锦上的云霭团团。

而凯麟所迷恋痴情的，终究是天宝遗“事”啊。

他的写物，其实是写人，迎光细看花柴木雕，透出一则又一则传奇，亘古未被深情书写的台湾民艺贩仔传奇。

他们被凯麟细细镌刻、深深浸入矿物彩颜料并泛出光华，像《聊斋》的缱绻情事。他以物之名标的，素描其形，密雨色点氤氲而出的，则是桧木般油润、霭霭蕴光的台湾世情。荒疏宅院里同主人一起在时光中老去的家具，静谧无声仍暗暗滋长记忆的年轮，如圈勾记不被书写的历史，那种温润恬定，从不噪聒扬声，正是台湾民间底蕴。自西南联大开始，便长期跟随沈从文的汪曾祺如是回忆老师：“他‘变’成了一个文物专家。这也是命该如此。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凯麟亦是，亦惟有凯麟能以此等抒情眼神，为台湾民艺书写传奇。

这几年，在错认人世与是非学院中跌来撞去，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如何可以欣得所遇、暂得于己？哪里可以身心安顿啊？一次又一次踱步到“故宫”的汝钧官哥定瓷面前，风枝水响，清凉心起。

周作人晚年写自述传，说：对于天地与人既然都碰了壁，那么留下来的只有“物”了。

凯麟一定能懂！